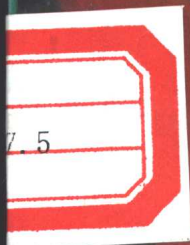


AIDS: 跨世纪的杀手



蒋泽先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* T 0 4 0 9 3 5 *

AIDS:

跨世纪的杀手

蒋泽先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(赣)新登字第005号

书 名: AIDS: 跨世纪的杀手
作 者: 蒋泽先
出 版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(南昌市新魏路5号)
发 行: 各地新华书店
经 销: 江西新华印刷厂
印 刷: 787×1092mm 1/32
开 本: 6.125
印 张: 13万
版 次: 1993年3月第1版第2次印刷
印 数: 5,001—10,000
定 价: 3.50元
ISBN7-80579-170-8/I·140

邮政编码: 330002

(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艾滋病，飘荡的幽灵	(1)
“国际新娘”蒙难记	(86)
艾滋守护神	(120)
警惕，复活的色魔	(141)
——一位医生的手记	
AIDS：跨世纪的杀手	(187)

艾滋病，飘荡的幽灵

美国是一本向全世界敞开的书，你读懂了吗？

——摘自展茜云手记

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简称CDC。总部设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。1981年5月，洛杉矶的一个流行病医生写来一份报告，讲述他见到五个极少见的病例。病人全是男性同性恋者。不久又收到别处的报告，病人多半还是同性恋者和静脉注射毒品的人。这些病人的免疫系统非常不健全。于是，一种新的疾病被发现了，叫做“后天获得性免疫功能不全综合症。”英文简称AIDS，中文译为艾滋病或爱滋病。

——摘自郁哲平手记

第一章 情切切 艾滋忧人人忧别



六月，美国纽约。

全美艾滋病监测学术讨论会正在这儿举行。

休斯敦克萨斯医疗中心肿瘤研究所教授皇甫楚

雄刚走下演讲台，就接到女儿从休斯敦打来的长途电话。

“爸爸，郁哲平后天要回国，你无论如何要回来！”

“会期还有四天。”

“不行，明夜我们要为他饯行！爸爸，是我重要还是你的艾滋病重要？……”

皇甫楚雄爱女儿，深知女儿已恋上了他的硕士研究生郁哲平。二十五岁的女儿相逢相识相处过多少男子汉，却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，一个执意要回国的留学生。其实，女儿不挑明，皇甫楚雄已看在眼里。郁哲平是值得爱的：聪明好学，勤恳踏实，更主要是为人忠诚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爱神俘虏了女儿。女儿从小在他身边娇生惯养，没有独自闯荡过社会。不理解爱情，更不了解人生。皇甫楚雄决定提前启程，回休斯敦，助女儿一臂之力。

一辆深蓝色的的士驶出了飞机场，穿过高速公路，滑进林荫小道，很快便溶进绿海里了。车窗外是苍翠的树，如茵的草，绿油油的蔷薇藤，柏森森的灌木丛。然而，此时，他的心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摊开了手中的《纽约时报》，又瞄了一眼，那醒目的标题：“好莱坞电影明星洛克·郝德森^①患艾滋病离开人世。”标题下还有一张郝德森的遗照，这张报纸是他在候机时买的。因为忙，已几天没有看报了。艾滋病。死人。好莱坞，艾滋病流行的高密度区。这些新闻已不能引起他震动。这两年来，几乎每天世界各地报纸都有关于艾滋病的报导：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西德、新加坡都出现了艾滋病。在英国，每天已有一人死于此病。于

^①美国当代电影明星，患艾滋病死去。

是，许多人谈“艾”色变。浴室饭店，理发厅的营业额在逐渐下降。许多人坐车不敢乱摸扶手，约会不敢握手接吻，害怕通过空气、饮具、汗水、唾液传染上艾滋病。有些人干脆不上街，蜷缩家中。尽管记者和医师们把艾滋病描述得令人毛骨悚然，胜似瘟疫，皇甫楚雄却一点不惧怕。他是美籍华人，具有东方人良好修养和道德观念，他坚信自己不会染上这种病。

洛克·郝德森是怎么患上艾滋病的？他是性解放者，还是同性恋者？候机闲坐无聊或是出于好奇，就那么随便地看了一遍，读罢，一股苦涩涌上心头。报导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：贝丽丝！记者们竟用了两个让人作呕的词汇：情妇！贝丽丝是郝德森的情妇，多么可怕的新闻，贝丽丝，贝丽丝！这名字勾起了他多少回忆，多少情思！多少悔恨，多少厌恶！

深蓝色的的士嘎然而止，到家了。皇甫楚雄叠好报纸，放进皮包。沮丧地走出车门，踏上台阶，跨进院子。几只信鸽围着他飞旋，不肯散去，也象有许多心事要向他诉说，他最喜爱的一只法国蒙腾鸽还落在他的肩头。皇甫楚雄不象往日那般欢悦，愠恼地一挥手，肩上的、葡萄架上的、草坪上的鸽子都被赶上了蓝天。鸽哨声声，忽沉忽细地响着，那喧嚣的鸽哨声令人心烦。房门开了，叫声和人一起冲出来：

“爸爸，我的好爸爸，你真回来了。”女儿皇甫晓娟兴奋地把抱住了父亲的颈项，使劲地吻了一下脸颊。

皇甫楚雄淡淡地一笑，算是回答，女儿急了：“爸爸，你脸色不好看，累了吧？今晚你一定要去呀！”

“好，好，”而他心里却在说：“女儿哇，你妈还活

着，活着。她和洛克·郝德森演过戏，她……，你还有一个弟弟，他参加了贩毒集团，发了横财，逛香港，游台湾，去日本，上菲律宾……”

该不该把这一切告诉女儿呢？该怎样告诉女儿呢？她也在谈恋爱，她也要有爱情婚姻家庭，应该告诉她，告诉她。

在人生的海洋上航行，事业和爱情应是一双桨，应让人生的航船顺利地划到理想的彼岸。可惜，他自己爱情的桨过早地断了，那还是在晓娟四岁的时候。他一直没有告诉晓娟，他不愿伤害女儿的一颗纯真的心。每次女儿问起妈妈，他只说：“她患了不治之症，死了。”他向她隐瞒了妻子的真实姓名。多少年来，天真的晓娟总在妈妈青年时留下的照片下挂上一朵小白花，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
如今，她母亲的名字居然和艾滋病死者列在一起。可恶，可恨！

皇甫楚雄欲启齿，却又把想说的一切咽下了：晓娟正沉浸在欢乐激动憧憬之中，不该给她浇上一瓢又冷又臭的污水。

他又露出了笑容：“晓娟，爸爸还没有想出什么巧妙办法挽留郁哲平呢！”

“感情是最好的办法！爸爸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一定会感动上帝的。你快洗澡更衣吧！”

又是门铃声，又是捶门声。一声比一声紧。只有卜荔莎，只有她才会有这样横蛮的动作。

“你白在美国生活了二十五年，还脱不了中国人的俗气，小姐难出闺房门，走吧！哟，伯父也在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你。你真的回来了！”

这是个性格开朗的姑娘，她是从台湾来的，因为继父是美国人，她成了有绿卡的移民。原来是学习新闻摄影专业，两年前，她在大学艺术沙龙举办过一次人体摄影展览。之后，又在纽约，旧金山，在布鲁克莱博物馆，韦尔斯利学院巡回展出，轰动一时，名声大震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不久，她转到哲学系。她写了一篇题为《性爱多样性的实质》的文章。皇甫楚雄自然不屑一顾。但在女儿极力的推荐下，他利用上厕所的几分钟，翻了一翻。出乎意外，没有什么黄色成份，也没有倡导性解放。文章广征博引，文笔流畅如水，从马克思写到费尔巴哈，从莎士比亚写到歌德，探讨一个极平常的问题：不能品赏“禁果”的真挚爱情和人欲横泛的性爱的社会性。在结尾中，还特别谈到艾滋病，八十年代性病的社会性。皇甫楚雄自然对这位姑娘刮目相看了。但是，两人从来没有交谈过，毕竟年龄有距离，思想有差别。

“伯父，快走吧！不留下郁哲平，晓娟的爱情就成了不能品赏‘禁果’的爱情了。”

“卜荔莎，你赏到‘禁果’了？”皇甫晓娟反唇相讥。

“禁果？哈哈，感谢艾滋病！哈啰，艾滋病！万岁艾滋病。”

“你又发表什么奇谈怪论？”皇甫晓娟睁大了眼睛。

“艾滋病使禁果又恢复了它神圣的地位，使纵欲逆流受到截击，使性解放的人不能不贴上巨大的封条。二位，这不正是艾滋病的伟大之处吗？”

“去吧！你们先去吧！孩子，不要贫嘴了！郁哲平他们会等急的。”说着，皇甫楚雄走进了浴室。

郁哲平迈进五号公寓，登上三楼。今夜，同学们要在这儿为他饯行。一种离别之情涌上心头。他没有立即去敲305号房间的门，而是俯视着草坪，雪松，逶迤的小径，错落有致的公寓，感慨万分。文凭又多镀了一层许多青年追求的美产金粉。三年留学生活，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知识，交了许多朋友。可是，这一切已成为往事，已成为美好的回忆。明天，明天将西去旧金山，乘机飞回祖国。

再见了，世界科学技术尖顶之城——休斯敦！再见了，全球闻名的德克萨斯医疗中心！也许，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重访这个座落在美国南部北纬30°线上的名城了，也不知哪年哪月再能和这里的朋友同学重新聚首。

郁哲平伫立着。小雨刚过，雨后复斜阳。小径两旁的树叶洒满了点点水珠，夕阳一照，水珠都变成了一枚枚钻石，迸射出耀眼的光彩。微风轻拂，水珠在枝头滚动，色彩绮丽多变。桔绿变成了橙黄，亮蓝变成了姹紫，靛青变成了嫣红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又吹来一阵风，无数水珠从片片树梢滴下，宛如缤纷的流星陨落。啊，是留恋还是思念？凝望着那青翠欲滴的绿叶，那飘落的水珠，蓦地，一缕情丝从心底深处浮起。他想起了梅影，想起了梅影唱的那支歌：

深深的情，浓浓的意，

深情浓意在歌里。

莫忘故乡的青竹林，

莫忘故乡的桃花溪。

歌里有朵勿忘我，

歌里有个故乡梨。
歌儿伴你走天涯，
永无烦恼和孤寂。

六月，也是六月，竹林雨后，梅影扶着竹枝在轻轻地唱，甜美的歌声诱落了多少晶莹的水珠！

告别了故乡小城，那也是北纬30°线上的一座城。不过，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。梅影送他来到大上海，一起到红房子餐馆吃顿西餐，进行肠胃演习。双双在外滩合影，留下难忘的回忆。并肩逛第一百货公司，买点纪念品。最后，叫一辆开往飞机场的的士。

候机室里，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。仿佛只是他俩的世界。互相依偎着，梅影又轻轻地哼起那支歌：“歌里有朵勿忘我，歌里有个故乡的梨……”她拿出梨，小刀在梨上轻旋。梨汁一滴一滴落在桌面透明的玻璃板上。梨皮象一卷纸，旋转落下。她的泪也落下，落在梨上。是离别之苦愁吗？她不小心削破了手，殷红的血染红了梨。他忙握住她的手，象婴儿吃奶一样吮吸着。她扑向他的怀里，哭了。双肩在抽泣中颤动，黑色的秀发，在他的肩上摩挲。他感觉到她脸上的秀韵，感觉到她紧紧搂着腰的手及她颤抖的胸脯。惘然。晕眩。甜蜜。他也哭了，泪水洒在她的脸上。她是水，他也是水，情感都是水做的。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做的都做了。默默地、两人默默地凝望着。大厅里响起了催客上机的叫声，别了，就要别了！她猛地抱住了他的双颊，在他厚厚的嘴唇上投去火热的一吻：“别忘了我，我的歌声和话都在录音带里。”

忘不了，永远忘不了这一天，六月十二日下午二点，CA983航班飞机准点起飞离开上海。

万米高空，飞越重洋。飞机上，他拿出了梨。梨上有她的泪，她的血，有她和梨肉一样纯白的爱。梨，永不分离（梨）。他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枚梨。

一万多公里航程，到达了旧金山。有趣的时间差，使人感到是在向昨天飞行。时间倒退了，回到六月十二日上午10点钟。双脚站的是美国的土地，计时是美国的时间。重新调准海鸥表。一阵孤凄的阴云猛地掠过心间：“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。”这时才感到这句话是多么亲切。独在异乡为异客。将要在陌生的环境里讲异国的语言，用双手去拼搏，去赚钱，去学习，争得学位。

他吃下了那枚梨，心里的声音在呼唤着她的名字：梅影！梅影！

呵，梅影的脸，梅影的笑，梅影的歌声，梅影的舞姿一直在他心间重叠、交织、回旋、辉映。也许，这就是爱情。归期越近，思念越切。近两天来，梅影仿佛就在他的身边，那晶莹明亮的水珠，是不是她那双宛如一泓春水的眼睛？扶着栏杆，郁哲平不由地张开嘴，发出一声亲切的呼唤：“梅影！我回来了！祖国，你的儿子回来了！”

梅影！梅影！梅影呵，你现在在哪里！你不是说过我们永不分离吗！你不是说过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！这一年来，你为什么没寄来只言片语！你知道一个海外游子的思念之情吗！

梅影啊，梅——影！你现在在哪里？



五号公寓，305室内几盏激光彩灯忽暗忽明闪闪烁烁，扑朔迷离。

郁哲平一踏进房间，就十分诧异。贺燕飞作东，为什么只请了皇甫晓娟和卜荔莎。这种宴会，来客从来是多多益善。同胞、同学、同乡都愿意借这个机会热闹一番。这在休斯敦的唐人学生公寓早已约定俗成。今夜，不知贺燕飞搞什么鬼。

“哲平哥，就坐吧！”皇甫晓娟明亮的眼睛里流出一片深情。毕业前夕，郁哲平才发现皇甫晓娟爱上了自己。真不知道是哪月哪天，姑娘心中爱情的叶儿绿了。姑娘热衷于研究中国现代史，对“文革”史特别感兴趣。每周总要找郁哲平聊两次。这半年，来得特别勤。提的问题很多、很琐碎。诸如，你的父母是怎样被逼死的？你的流浪生活是怎样熬过来的？三十岁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成婚？你爱你的女朋友吗？你家中还有亲戚朋友吗？你是怎样通过W、H、O考试的？怎样自费来到美国的？等等。当郁哲平听说她要把这些写成一本书，便拒绝作任何回答了。他当然不知道，这是姑娘在向他进攻。

前天，皇甫晓娟约他去看骑术表演，——这是休斯敦特有的思旧节目。人们用牛仔表演追忆城市的过去，每周要举行一次。每年还要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“到西部去周”，显示牛仔们的剽悍侠气，让人们回忆起牛仔闯荡的岁月。那阵势真气派！马队驱驰，牛仔在马背上翻腾，彩旗飘扬，牧歌高亢激扬。那管状的牛仔褲，那船形的牛仔帽，那鲜艳的牛仔衫，那漂亮的靴鞋，令人赞叹，让人难忘！

“哲平哥，休斯敦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你知道这城为什么叫休斯敦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早先，这里是德克萨斯牛仔驰骋的牧场。1836年，山姆·休斯敦在这里建立起义据点，赶走墨西哥人，成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，这个州的中心城就以休斯敦命名。这骑术表演就是怀念那些牛仔们。还不到一百五十年的历史，休斯敦已成了世界上的宇宙航空中心，石油研究开发中心，医学教研中心。你知道吗？1979年2月2日，邓小平还参观过航天中心，还坐过太空船模型，留影纪念呢！”

“休斯敦是好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走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爸爸留不住你，我也留不住你！？”到底是爸爸的作用大，还是自己的作用大？皇甫晓娟也弄不明白。

今夜她请来了卜荔莎，贺燕飞，还有爸爸，能如愿以偿么？

天色渐渐暗淡下来，爸爸怎么还不来呢？皇甫晓娟有点焦急。悄悄地离座，去给父亲挂了个电话。

第二章 恨悠悠 黄金彼岸叹沉浮

1

皇甫楚雄跨进浴盆，任凭清亮的水缓缓地淋着，惬意极了。他双手扶着盆沿，让双脚浮起来，浴盆对面的大立镜映出他裸露的健壮躯体。虽然他

年过半百，却没有一丝白发，浓黑的粗发乌亮，两道剑眉威武英俊，深沉的眼睛和微曲的颈部又多添了几分机敏和坚毅。由于长年坚持体育锻炼，四肢肌肉发达，显得粗壮有力。清凉的水抚摸着他的肌肤，他不由地想起了法国，巴黎，四星饭店，一间浴室。贝丽丝！他就是这样在浴后接触了这个异国的女性，一个世界第一漂亮的女性。

是自己的错，还是她的错？是怎样理解人生，认识爱情的呢？那时，太年轻了，太任性了，太痴情了！只知爱情是和美丽的女性拥抱和接吻，只知是和美丽的女性在灯下狂舞醉饮。

浴盆的水快漫出沿了，水还在缓缓流动，皇甫楚雄微闭双眼，完全沉浸在回忆里。

溯时间长河而上，去寻找爱情的源头。有人爱情的源头是雪山，泉水长年不断；有人爱情的源头是小溪，流向沙漠。他爱情的源头在哪里？又流向了哪里呢？

认识贝丽丝简直是太罗曼蒂克了，在八千米的高空上。二十八年前，初春。皇甫楚雄赴巴黎参加一次医学学术报告会。那时，他风华正茂，是个风度翩翩的男子汉。贝丽丝就坐在他身边。女人的美对男性是最具有吸引力的。他的目光几乎一直在她的多姿的身材上流动着。娟秀的身材，丰腴的体态。波浪型的金发软软地披在后肩，流行的桃心领，显露出姑娘美丽诱人的三角区，一串亮晶晶的项链在三角区内闪烁闪烁。胸前乳峰在深纱后挑逗地高耸着，碧蓝的眼睛，瞳仁里透出一束束醉人的、摄人心魄的光彩，细嫩的天鹅般的颈项仰向舱顶，象位不可一世的贵妇人。他想找她攀谈。她神情傲慢，毫无表情，漫不经心地哼了一声。纤细的手在发波

里抚动。既然上帝安排他们坐在一起，上帝总会安排他们有攀谈的机会的。

飞行不到半小时，她突然面色变黄，额上冒出汗珠，蹙眉抿嘴。凭着医生职业的感觉。她不舒服。

“晕机？”皇甫楚雄问。

回答他的依然是高傲的神情。

“我是医学博士，在美国康奈尔医学院任教。你哪儿不舒适，我愿为你效劳。”她总算开口了：“我下腹痛。”在空中小姐的协助下，他很快明确了诊断，她患的是急性阑尾炎（盲肠炎），需要手术治疗。那时他确实没有一点谄媚和讨好之意，完全出于一个医生职业的道德。飞机在巴黎降落后，他立即把她送进了医院，直到出院才放心离去。

“我叫贝丽丝，好莱坞的明星。感激你！”她脸上浮出了迷人的笑容，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：“晚上。四星饭店七楼，八点。我等你。”一刹间，他感到无比的幸福，回到住处，面对穿衣镜，他突然重新发现了自己，仪表堂堂，风度翩翩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娶美国姑娘做妻子！好莱坞明星，这是他从小就景仰、钦羡的人物。在美国年薪最高的就是电影明星，连国务卿都排在他们的后面（他见过一张表，一位电影明星时薪达4809美元）。当然，他并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要显示出中国人的不凡。美国男子可以娶中国姑娘，难道中国男子就不能娶美国姑娘？他认真地打扮了一下，穿上了淡黄色暗格西装，雪白的硬领上系一条黑色丝领带。身上喷了些法国科隆香水。上阵了。

七楼，她准时在门口恭候。她伸出了温柔的富于弹性的手。今夜，她眼光有点茫然。神情也有点烦躁。嘴唇上微微

显出那么一点淡淡的忧郁。

“我要回美国去了，我病了，法国导演辞退了我，我失去了一次成名的机会。”她为皇甫楚雄倒了一杯香槟酒。酒酣耳热，想到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在异国奔波，两人都有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之感。

“皇甫先生，你大概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吧？”

“现在还没有。”

“有情人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不信。”

“我为什么要撒谎？”

“你是美男子，应该有，应该有！”

“……”

贝丽丝的赞美，使他有点飘飘然。

夜色越来越浓，她又为他斟满了一杯酒：“来，为我们相识干杯！”

“不，小姐，我会醉的。”皇甫楚雄起身脱下了西装外套。

“感到闷热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就洗个澡吧！”贝丽丝打开了浴室的门。陶瓷的浴室，花边的大镜子，镶金的喷水头，浴室里散发着诱人的馨香。

皇甫楚雄没有推辞，踏进浴室。跳入了浴池。如同掉进雾里。在水中想了些什么？想贝丽丝。又似乎什么都没想，一切是空荡荡的。出浴后，走进客厅，皇甫楚雄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一盏橙色的台灯射出柔和的光。他正惊讶女主